



总主编 贾平凹 蒋惠莉

本卷主编 仵埂 黄建国

陕西文学

(1954—2014)

六十年 作品选

(上)

短篇小说卷

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陕西文学 短篇小说卷
(1954—2014) 作品选
(上)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陕西文学六十年作品选：1954～2014. 短篇小说卷：
全2册 / 贾平凹主编. —西安：陕西人民出版社，2015
ISBN 978 - 7 - 224 - 11441 - 6

I. ①陕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
作品综合集—陕西省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18.41 ②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15656 号

陕西文学六十年作品选 (1954—2014)

短篇小说卷 (上、下)

总 主 编 贾平凹 蒋惠莉

本卷主编 仵 埂 黄建国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

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:710003)

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6 开 70.5 印张 4 插页

字 数 900 千字

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978 - 7 - 224 - 11441 - 6

定 价 206.00 元

总顾问 景俊海 白阿莹

顾 问 薛保勤 陈 彦

组织委员会

主 任 蒋惠莉 贾平凹

副主任 齐雅丽 习云杰 李国平 阎 安

委 员 贺晋东 刘宝平 李锁成 王晓渭 宋亚萍

编辑委员会

名誉主任 陈忠实

主 任 贾平凹 蒋惠莉

副 主 任 齐雅丽 李国平 阎 安

委 员 (按姓名汉语拼音排序)

柏 峰 畅广元 段建军 方英文 高建群

黄建国 红 柯 韩鲁华 冷 梦 刘炜评

李 星 梁向阳 龙 云 沈 奇 仵 埂

王 海 吴克敬 邢小利 张 虹 朱 鸿

名誉主编 陈忠实

主 编 贾平凹 蒋惠莉

副 主 编 齐雅丽 李国平 阎 安

统 筹 邢小利

短篇小说卷主编 仵 埂 黄建国

编者的话

陕西省作家协会（最早名为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）于1954年成立，到2014年，她已经走过60年的光辉历程。为了回顾陕西文学60年的发展历程，展示陕西文学60年的丰硕成果，纪念前辈，激励后人，方便读者和研究者欣赏、阅读和研究陕西文学60年作品面貌，我们选编了这套7卷20册的《陕西文学六十年作品选（1954—2014）》。

综合各方意见，我们确定了以下编辑凡例：

一、本书是一套地域作家和作品的选集，入选作者为陕西籍作家或长期在陕西生活、工作的外省市作家。

二、入选作家的作品，每种体裁原则上一人选收一篇，个别代表性作家选收二至三篇。

三、入选作品年限为1954年至2014年。

四、入选作品范围为在我国大陆公开出版或发表的作品。

五、入选作品的标准，是基于对陕西文学和我国当代文学60年发展历程的考量，选取既能够体现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风尚，又能够体现一定时代特点的优秀作品，同时兼顾老中青几代作家和不同风格的作品。

本书按文学体裁共编选20册，其中：

长篇小说卷8册。

中篇小说卷2册。

短篇小说卷2册。

诗歌卷2册。

散文卷2册。

纪实报告文学卷2册。

文学理论批评卷2册。

由于时间、资料以及编者水平等因素限制，本选集可能有遗珠之憾，或不尽如人意之处，敬请方家和读者批评、谅解。

编 者

2014年9月



60 年短篇小说之流变

仵 埂

陕西短篇小说的发展，从 1954 年陕西省作家协会（当时名为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）成立到 2014 年，整整 60 年。60 年一个甲子，按照国人宿命的说法，60 年就是一个轮回。细细思之，小说也的确走了一个轮回。当然，这个轮回，是体现在抽象意义上的相类，是“见山还是山”式的新阶段，尽管它有惊人的相像之处。以短篇小说而言，其从 20 世纪 50 年代国家命题式的主题立意，走到了现今的丰富驳杂、漫无边际；其在叙事手法上，由写实主义到当今的各种写作手法并陈的多元化格局；在人物形象上，从当年的高、大、上人物，发展到当今功利化，以个人利害欲念为唯一动因的人物。上述发展脉络，可见出小说艺术在社会历史的流向裹挟中，实为敏感的艺术形式，它总是强烈地将时代印痕留取下来，以生动鲜活的人物和故事为历史立此存照，留下一个个永不泯灭的标本样态。从更深的意义上讲，小说也开阔了我们的生活视野，拓宽了我们对于自身的认知。

陕西短篇小说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当以王汶石、杜鹏程为代表，此时，陕西作家群体里，当然还有一个无法忽略的人物，这就是柳青。但是柳青从《种谷记》和《铜墙铁壁》之后，已经有了更为宏伟的想法，其目光已经从短篇里脱出，凝视着前方的鸿篇巨制，欲以其承载宏大开阔的社会历史画卷。所以，1954年之后，“小东西”他只写了一个，就是《狠透铁》，但这个作品，几易其稿，到最后定型，已经有了4万字，是一个中篇的规模了。短篇小说他几未涉及。陕西这三位作家里，对短篇小说用力最勤的，当是王汶石了。王汶石的短篇，描写的还是村庄里的农民故事，这也是当时大势，农村题材在那个时代占有绝对优势。所不同的是王汶石在小说艺术的建构上，能别出心裁，塑造出具有鲜活个性特征的新颖人物，如《新结识的伙伴》中的腊月、吴淑兰，《大木匠》中的大木匠，都能以活灵活现的形象，呈现读者眼前。

1950—1960年，王汶石的短篇受到文学界普遍关注，大获好评。杜鹏程的《夜走灵官峡》也被选进各种选本。当然，杜鹏程除了他的短篇外，为他获得巨大艺术声誉的是他的长篇《保卫延安》。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，王汶石的短篇小说艺术成就，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点。毋庸置疑，作家所抒写的对象，大都具有一定的时代规定性，但即使在这种规定性之下，戴着镣铐跳舞，他还是能跳出自己的精彩来，这已经十分不易了。今天，我们回头来看王汶石的作品，时代气息扑面而来，这个气息有这样两方面的特征：一方面，是这个时代的人群，通过小说我们感受到的时代的氛围，是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。在这个洪流里，小说主人公的精神特征就是克己为公，无私奉献；人物之间的冲突，也必是先进与落后、进步与倒退之间的冲突。今天，我们冷静地审视那个时代，感知那个时代的特殊氛围，就会发现，在狂热的理想激情下，人们对未来、对当下的所作所为，还是有着发自内心的真情，有着诚恳性在其中。就是说，人们在面对时代所描画的未来理想时，是真诚地相信那个未来美景就在前面，个人为那个未来宏图做出牺牲是有价值

的，这是那个时代作家笔下的人物的共性。王汶石笔下的那两个亲密而带有竞争关系的女伙伴，吴淑兰性格内敛，不多言语，但是心性要强；腊月活泼大方，快人快语。为了争得红旗，腊月明着叫板，吴淑兰暗中使劲，但都为着这样一个明亮目标而使出浑身解数。杜鹏程的《夜走灵官峡》中，作者以采访者的视角进入故事，写“我”到铁路建筑工地去采访，深入到一个工人宿舍，看到宿舍里只有一个男孩和一个熟睡的女孩。通过这个七八岁男孩的眼睛和感受，抒写战斗在铁路建设工地上的工人生活。爸爸开山放炮，妈妈指挥工地运输线上的交通。小说通过对话的形式侧写工人的建设热情和精神风貌。小男孩问“我”，明天还会不会下雪？“我”说：“成渝！明天还下雪，是不是你就不能出去玩啦？”他懒得看“我”，说：“爸爸说，明天还下雪，就要停工哩！”用小孩视角，反映爸爸对停工的忧虑。对工程进度的急切牵挂。小说中还有一个细节，说“我”冻得不行，为了取暖，跺着脚。“成渝咬住嘴唇，又抡手，又瞪眼睛。我懂得他的意思了：怕我把他的妹妹惊醒。我说：‘你对妹妹倒挺关心！’他说：‘妈妈说，我的印（任）务是看妹妹。妈妈回来，我就下班了！’‘啊！你也天天上班！’我把他搂在怀里说，‘妈妈干啥去啦？’他指了指石洞下面的运输便道。我顺着他的手望去，只见一个人站在运输便道旁边的电线杆子下，已经变成一个雪人，像一尊石刻雕像。看样子，她是指挥交通的。”这样一个家庭，包括小男孩在内，都在为“三线”建设各司其职，勤奋努力着。那个时代忘我工作的氛围，跃然纸上。王汶石笔下的大木匠，也是这样一个忘我的人。女婿第一次上门，桃叶妈让他上街去采办物品，他竟蹲在铁匠铺子前出神入化了，把媳妇交给他买物品的钱买了条铁，他心里只惦着对新式农具的发明。等回到家里，才想起自己去集镇要置办的货物。当然免不了受到桃叶妈的一顿数落责难。好在女婿通情达理，而且也跟他一样对新式农具着迷，最后是皆大欢喜。权宽浮的《牧场雪莲花》，描写一个叫薛莲花的姑娘，跟随牧场老人老梁学剪羊毛的故事，她爽朗热情，不嫌苦不怕累，夜晚也偷偷学艺，与老人建立起深厚情感，成为雪域一朵名副其实的纯净高洁的雪莲花。

作家在创作他的笔下的人物时，也是真诚相信笔下的现实。作家笔

下的人物，并不全是作家依照时代的规定而凭空想象。在社会主义建设热潮烘托之下，人物的这种精神，也多少真实地呈现在现实的大地上。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观察判断，认为合作社是我们所走的弯路，但它无疑也是一场失败而宏伟的实验。

所以，这个时期的作品，也反映了它主流的生活现实和社会现象，是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的写照。我想，再过若干年，当中国人再回头审视自己曾经走过的这一段道路时，一定会有比现在更为复杂更为丰富也更为深刻的感受，因为他们曾经怀抱伟大理想，为着这个理想而充满激情而奉献而舍身，为之去战斗去奋争，去流血流汗。这在一个极为自私的时代，一个功利主义横溢的时代，一个将个人的利害打算作为唯一准则的时代，可能会感到是虚构杜撰而不可想象的。

另一方面，这个时代也的确具有一些我们不愿看到并且在此后的发展中，成为灾难的东西，就是在这种激情下所形成的狂热，这股狂热带来的诗情一般的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，进而形成了灾难性的后果。所以，作家笔下的规约，比如，作家所描写的对象，描写的生活，对生活和人物的理解以及看法，实际上缺少了作家的自我选择，因为其标准已经悬在那儿了，没有作家自我选择的余地。比如，对于入社，那当然是只能说好，不能说坏，正面人物必然是说入社好，只有落后人物和反面人物才会反对入社。这样的人物，作家笔下只能赞誉而不能贬抑，如此，作品中人物的生活就成为提前被设定的生活。作家的创作自由，只是有限地写出这符合社会大潮的正面人物，或者加上对这个潮流质疑或反对的反面人物。不同作家笔下，刻画出的事物，因其趋同性或者对生活世相的一致性而失去本质差异，失去光泽，失去了生活另一面的真容真相。这一点发展到最后，到达“文革”时，也就只剩下了八个样板戏。其余的艺术作品艺术形态，全都有了问题。即使没有问题，在此严酷的氛围下，让作家去写，恐怕也只能写出《金光大道》《艳阳天》之类的东西。

王汶石的作品《风雪之夜》，其背景是1956年的第一个黎明，在北方，这正是隆冬季节，天还下着雪，乡支书杨明远风风火火验收新建社，在很短时间内大家都入社了，验收都来不及，人们的热情高得很。

然后是杨明远看着槐旺和振家制订生产计划书，两人争论不下，槐旺计划明年的亩产是360斤，而振家觉得槐旺简直是“胡抡哩”，怎么可能亩产360斤，他订的计划是亩产290斤。两人争执不下，杨明远支持槐旺，觉得定目标，高一些才能调动劲头。而后来上面的领导严区书来了，他给定的目标是亩产420斤，并且一一算过，最后大家都心服口服。在这样一个风雪之夜，严区书还是赶回区里，布置明天的动员大会，这时候已经是黎明5点，雄鸡已经叫第三遍了。雪越下越大，瑞雪兆丰年，又是一个好年头。在这种狂热驱动下，我们依稀可以看到1958年的“大跃进”时期的症候，王汶石写作这个短篇的时候，还是1956年年初，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第3期。作家总是有一根敏感的神经，他的作品也预示了下一场巨大狂热的来临。

二

改革开放后，文学创作环境大大改变，小说创作呈井喷之势，而在改革开放初期，短篇小说成为小说创作的主要形式。陕西作家在全国的创作格局里，实力雄厚，算得上是重镇，因而广受关注。这时候涌现出的作家有陈忠实、贾平凹、路遥、京夫、邹志安、莫伸、高建群、王晓新、杨争光等。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从1978年开始评选，这是一个当时影响极为广泛的奖项，陈忠实、贾平凹、京夫、邹志安等，都获得过这项大奖。足见我省在短篇小说创作中的实力。

贾平凹的《满月儿》、陈忠实的《信任》、莫伸的《窗口》、京夫的《手杖》、邹志安的《支书下台唱大戏》等作品，代表了这个时期创作的实绩，通过他们的作品，我们可以窥见创作的转向，也可见出当下小说与历史的传承关联，它承接了1950—1960年创作的基调与风格。贾平凹的《满月儿》，创作于1978年，表现的是一对农村姐妹的生活和志趣。姐姐叫满儿，是乡上农科站的技术员，爱学习，肯钻研，搞育种，还培育了新的小麦品种。她喜欢钻研英语，感觉英语是科研工作离不开的一门工具。妹妹月儿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姑娘，人未到笑声先到，满院子都洋溢着她快乐的笑声。她与姐姐的性格构成强烈的反差。她不

喜欢学习，不喜欢科研，帮姐姐采集小麦标本，结果不慎把几株小麦标本搞丢了，惹得姐姐大发脾气。看到姐姐经常收到来信，偷偷告诉“我”说，姐姐在谈恋爱，趁姐姐不在的时候，她将姐姐的来信让“我”看，“我”为她读了姐姐的来信，她一听，这些来信，原来都是讨论科研方面问题的。她为之深受感动，心生向姐姐学习的愿望。大队让她参加人造平原的测量，她决心学好测量方面的知识，也成为一个个像姐姐那样优秀的人。《满月儿》在人物结构方面，受到了王汶石《新结识的伙伴》的影响，同是一对性格对比鲜明的人物，一明一暗，一内敛一明快，相映成趣。小说的主题，沿袭着五六十年代小说的叙事路径，从竞争搞建设，变为搞科研。人物的内心世界，显得单薄了一些，有着宏大叙事所遗留下的痕迹。陈忠实的《信任》，在小说主题设计上，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，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喜悦的时代变化。这篇小说写于新中国刚刚“解冻”的1979年5月，作品所观照的问题是，过激的“四清”整风运动，造成了农村基层干部之间、干部与群众之间难以消弭的伤害。他塑造了罗坤这个老村支书的形象。“四清”运动中，罗坤被补划为地主分子，而贫协主任罗梦田老汉就是这一事件的积极参与者。现在，十几年的冤屈终于昭雪，罗坤平反了，重新成为村支书。小说开头，作者通过一场打架斗殴事件引入故事。肇事者为罗坤的儿子罗虎，他找大顺的碴儿，寻衅将其打了一顿，出了多年窝在心头的了一口气。大顺就是贫协主任罗梦田的儿子。作者以倒叙的方法，回忆了罗坤如何被错划为地主，如何被戴高帽游街，妻子如何不堪屈辱而自尽，儿子如何被别人欺负，等等。但是，罗坤面对儿子今天打大顺一事，秉公办事，叫来派出所，将自己的儿子依法拘留。这一处理，让贫协主任罗梦田老汉震动，也化解了他们之间多年构成的矛盾。小说描写了罗坤为代表的乡村干部身上的高风亮节，在出现问题时，能够不计前嫌、秉公办事，这是这一时期作品的总体基调。在这样的总基调之下，我们还是看到不同作家所关注问题的侧重。陈忠实所着眼的问题是，在历次运动的不当整肃下，基层干部精神心理所受到的深重伤害。70年代末期发生影响的作品还有莫伸的《窗口》、京夫的《手杖》等。《窗口》写一个车站女售票员的故事。她工作极端负责，待乘客如亲人，

有着超常的工作热情。在行业的一次技术竞赛中，她能一口报上来大大小小各个车站的距离和票价，能够准确地为顾客提供咨询服务，也因此争得时间，成功抢救了一个病危的人。她忘我工作的精神不被男朋友小路理解，两人因此而闹别扭，没想到她救的这个病人就是小路的妹妹，两人顿时前嫌尽释。京夫的《手杖》也是表现一个山区打柴老人的动人品德，他每次到“我”这儿卖柴只收两元钱，还要将粗的剥细，长的剥短，遇上吃饭的时候，他拿出自己带的干馍泡着吃，多给他一点钱或物，他一定要退回来。这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老人，依靠自己的劳动，很有尊严地活着。他的勤劳善良和刚正人格，正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。《手杖》写于1979年末尾，已能见出短篇创作开始向更深广的人性领域拓展，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好人好事描写了。

三

短篇小说的发展，伴随着时代命题的展开而深化。到80年代后，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，作品所触及的社会命题，尖锐而深刻；小说的创作手法，也大量吸纳域外艺术，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景观。作品表现的视域，也颇为开阔，对前一阶段的小说，具有明显的超越，可以说，构成了我省当代短篇小说发展的一个高峰阶段。这一时期的陈忠实、贾平凹、路遥，都有堪称精彩的作品呈现，同时也涌现出像杨争光、王晓新、高建群、叶广岑、冯积岐、王蓬、红柯、黄建国等一批优秀作家。

路遥的《姐姐》写于1981年，他不愧是一个具有卓识的作家。这个时候，他已经开始思考城乡差异化的问题。《姐姐》所表现的，正是城乡的撕裂和地位的撕裂所构成的爱情撕裂。姐姐已经27岁了，却一直不嫁，原来她在悄悄等待一个人，她所等待的这个心上人，是过去下乡到姐姐村子的知青。他父母是省级干部，被打倒了，他成了黑帮分子的后代。政治上没有前途，周围人也不待见，眼见一块下乡的同伴一个一个都被招工招走了，他还是无望地待在村里。这个时候，最能给他安慰和希望的就是姐姐对他的爱，他发誓要爱姐姐一辈子。但是，不久他的父母平反，他也考上了北京的大学。当姐姐为他要回来探望她而欣喜

之时，却收到他的一封绝交信。这样一个悲戚的故事，1981年的路遥，没有为这样的撕裂而构筑起一个喜剧化的完满结局，而是将这个残酷的伤口呈现出来，让读者看到了生活中令人震撼的感动和心悸，这是路遥厉害的地方。当然，他以此开始，1982年就发表了影响巨大的中篇小说《人生》。其中所关注的问题，与《姐姐》里所思索的问题具有一致性。

杨争光的短篇小说创作，从1986年到90年代初，有一个爆发期。他曾经在陕北下乡了一段时间，回来后就有了以陕北农村生活作为题材的一系列作品。后来的作品主要写自己的生活母地——关中农民生活。他的短篇有一个极为鲜明的风格性，有点像海明威“冰山理论”下的实践，人物的对话和环境描写非常简约准确，而且把作者自己的情感与思想隐藏起来，让人看到的仅是浮出海面的八分之一。读者甚至见不到作家自我在作品中的讲述，不知道他的情感倾向。作者对笔下的人和事，只是冰冷冷地叙述出来，把自己藏在生活答案的背后。这样一种小说写法，在我们原来的小说格局里，还极为罕见。作者写了生存环境对人物的无形控制和制约，人的生存自然化、动物化，生存的自然状态使人对生存的热情减弱，生存也因此极具脆性。在《高坎的儿子》中，高坎因为儿子多“喝了几杯”，就在众人面前骂了他，儿子认为丢了脸，要“死给他看”，说死就真的上吊了。死得平静而坦然。作者不动声色地将这一切描写出来。没有渲染，没有议论，没有带有倾向性的暗示或解释，就这样不动声色。黄建国也是一个只写短篇的作家，他与杨争光同乡同学，其风格非常相像。他的描摹对象主要是关中地区的农民生活。叙述简约含蓄，绝不渲染夸张、拖泥带水。人物活动的心理极原始极单纯。作者将小说具体的社会 and 道德内容轻轻推开，或者说将它悬置，重心去寻找人物动因的某个点。这个点甚至是孤零零的，没有具体社会背景和历史内容以及道德依凭。

这一时期小说风格的变化，还体现在具有西部风格的作品上。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家有王观胜、红柯等。本选集收录了王观胜的《匹马西天》。王观胜的作品，表现西部汉子的粗犷豪放，他将人物放在天山下、牧场上，以粗粝的环境衬托现代文明的精致化。可以看出，人物豪

放的生命情怀，是对过分政治化和文化禁锢的一个反叛，是在吁请被长期压抑的人性之解放。所以，《匹马西天》里的人物，大口喝酒大碗吃面，粗嗓门说话，满溢着一股子不事雕琢的生命豪情。对待感情，既热情奔放，洒脱随意，又执着炽热，令人难忘。红柯的《美丽奴羊》，也是写戈壁写牧场，写屠夫写牧人，写空中的鹞鹰。作品在审美趣味上，与王观胜相类，都是展示西部的雄奇苍劲，展示人物粗犷豪迈的禀赋个性。不同的是，红柯的作品，想象力更为丰富，表达意象具有某种叙述的客观化成分。比如，他写屠夫宰羊，将屠宰写得像音乐节奏一样的美妙，在审美感受中，添加了别一种味道、别一些要素。这点在后来的作家作品里，更是发展为一种写作时尚。

冯积岐对生命有着特殊的体认，选集中收录了他的两篇作品，正是其对不同人生境遇的深刻挖掘，你总是感到他在观察感受生活中，具有独特的视角和价值取向。一个是失明的唢呐王三，一个是屠夫。唢呐王三钟爱他的唢呐，唢呐成为他倾吐心声的倾听者、对话者；屠夫钟爱他的柳叶刀，柳叶刀对屠夫也便具有特殊的情感要素。这些，都是作家向着人性的多种可能性的展开。这种展开中，冯积岐笔下，有着作家叙述的情感渗入，有着我们对唢呐王三的深切同情。但是在《刀子》里的屠夫，却具有另一种味道和意义，是另一种我们所不熟悉的人性的展开，这种展开，提出了新的审美课题。就是说，放在小说的道德伦理中，他应该处于何种位置，这是一个问题。而此后小说描写域的转向，更是向着这一特征发展。

四

短篇小说创作在新世纪前后的表现，沿袭20世纪90年代的路径继续迈进，其主要表现特征为，作家们渐从原有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固叙述框架中脱出，而进入一个相对自由的写作环境。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，面貌各异，异彩纷呈。但是相伴而来的问题是，作品具有伦理要素的主题普遍弱化，作家将描摹奇特人生和怪异心理作为叙事诉求。李春平在《脚》中，表现一个叫牛头的男人，娶了大丫，心里爱得要死，

但是却生出烦恼，原来大丫总是往娘家跑，并且穿回一双皮鞋，自己嘴里含混说不清价钱，他知道这是那个温州卖皮鞋的商人送的，这让他看见大丫的脚就不舒服，于是，有一天他说要剃掉大丫的脚，大丫说你剃吧，你不剃就不姓牛。结果，牛头果真将大丫的右脚剃掉了。牛头将大丫背去医院，然后到公安局自首，最后判了两年刑。大丫父母恳求监狱监外执行，说对牛头最好的惩罚就是让他伺候大丫，不然，大丫怎么生活呢？牛头回到了家，说他愿意为大丫做牛做马，给大丫端饭递水，剪指甲，洗裤头，好得不能再好了。他还继续在鞭炮厂管理库房。他将大丫的脚埋了，大丫还吩咐他给坟上栽了树。不久，鞭炮厂的库房发生爆炸，厂里唯独少了牛头，连他的一丁点儿痕迹都找不到。大丫不信，自己去找，最后果然有发现，牛头的一条左腿横在埋葬大丫右脚的坟上。这样一个故事，很有意味。

许多70、80后的年轻作家，在寻找叙事对象时，从常态的生活里，逃向一种非常态的离奇的人生故事里。或者说，普遍性的社会生活冲突和矛盾，不是被有意回避，就是作家的审美取向改变，使得作家对时代所具有的命题，缺乏有效回应。迷离的故事与奇异的人生，易于使作家走向猎奇之路。当然，奇异人生也算是小说选材的路径之一，但是这一取向的扩展和势头，使我们在小说的发展中，不得不呼唤那些真正触动现实生活神经的作品。作家过多滑入猎奇和莫名的奇异故事里，是否偏离了小说之大道？进入一个作家视野的东西是什么？取决于作家的教养出身、个性禀赋、审美趣味等要素，但努力提升自己的境界，不失为扩展小说天地的有效途径。

年轻作家，免不了以自我的生活感觉作为叙事的中心，这当然也是一种局限。但是若能深深打入人物的内心深处，通达人物内心幽暗未明的区域，向人们展示出一种别样的灵魂状态，还是具有一种认识价值的。杨则纬的《文身》，就是一篇没有多少情节构架，而是涌满了海洋一般细节的小说。整个小说，仿佛是生活之流堆砌而成。她的故事大都是都市生活，是当下年轻人的生活形态。与前代“城籍农裔”的作者相比，人物活动的环境变了，或者酒吧或者夜店，或者宾馆或者商场，杨则纬有本领带你进入人物内心，让你从海洋一般的细节推动中对人物

发生兴趣。她是一个敢于直面自我的青年作家。但是，作者毕竟年轻，生活阅历单薄，故事理应有更为深沉的历史文化承载，但这方面明显欠缺，也只能期待她的未来了。

陕西短篇小说走了60年，就其叙事指向而言，开始是国家意识形态下的模式化，发展到改革开放后的人生经验和人物样态的复杂多元，再到今天的无所指向，所谓自然化、纯客观化，作者有意藏匿，带来模糊性、暧昧性的生活再现，往往使读者在阅读中产生“意盲”之感。小说中主体性的隐匿，其实也是当代人失去强大自信的精神感召力的无力表现，信仰缺失，理想远逝，于是就只剩下一一上场的物质化、功利化人物，作家也不知笔下人物要走向哪里，为什么这样行动。在奇异的故事陈述里，我们看到了人物行动，但行动的逻辑弱化了，我们在作品里不再容易见出作家的主张，人物仿若一个个行走的鬼魅，方可方不可，方不可方可，小说人物的行为动机，失去了一个更为坚实的依凭，人物降落在一个自己也含混不清的暧昧含混的世界里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已经清醒地知道我们缺少什么，所缺的那些东西，正在导引小说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。

这个选本，所选作品时间，从1954年到2014年，整整60年。总共收录了80位作家的90篇小说。除个别作家收录两三篇而外，大多作家一人一篇。一篇作品，只能窥其一斑，难以尽知全豹。况其时间跨度大，作家本身的风格也处在不断变化中，但限于篇幅，也只能如此了。目录的编排顺序，以作品发表时间先后为序。本选本由于时间仓促，加之编者自身浏览作品的局限，遗珠之憾，在所难免，乞望谅解。也诚望专家和读者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。